

御狐之绊

王鹏 原作

许亮 插图

李盈 王莹 编著

命运之契约

01

中州古籍出版社

李盈 王莹 编著

许亮 插图

王鹏 原作

御狐之绊

命运之契约

01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御狐之绊/王鹏著.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 - 7 - 5348 - 4597 - 0

I. ①御… II. ①王… III. ①短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02800 号

御狐之绊

责任编辑: 赵晓战

责任校对: 袁 健

出版社: 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发行单位: 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 安阳市泰亨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张: 9.25

字数: 200 千字

版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 录

序·命运的契约	1
第一章·狐仙少女	13
第二章·迷局	39
第三章·悸动的心	101
第四章·邪道	157
第五章·入魔	229
第六章·魔之异动	243





序

命运的契约



序·命运的契约

雾霭，淹没了怪石嶙峋的层峦叠嶂；藤蔓，粘腻地攀爬在干枯的千年古木上，纠缠成一道密闭的穹窿。即使是白天，青鸾山也一如既往的暮气沉沉，藤蔓间的叶片夸张地炫耀着浓艳的绿，像是一群妖精，贪婪地吸食着这片森林苍劲的生命力。风穿梭在这与世隔绝的屏障中，找不到出路，像是森林的悲鸣，妖精们洞悉着这一切，“簌簌”地浅吟低笑着。

青鸾山四季常青却人迹罕至，传说那是一座进得去却出不来的山，在近山的村落流传着各种各样诡秘的传说：有人说这是一座轮回之山，当你进入山间的那一刻，现世的轮回已然离你远去，未知的轮回正在向你走来，命运的齿轮异样地转动，或是朝前，或是倒退……

也有人说，山中并无飞禽走兽、魍魉魑魅，除了繁盛的植被，就只剩下成千上万的人面蝶萦绕其中，每一只蝴蝶的翅膀上映着一张一张不尽相同的面孔。那是曾经误入其中的人们，不停地穿梭在林间寻找着出路，定格的时间使得他们不会变老也不会死去，等待他们的只有永恒的迷失。然而脆弱的人类终究禁不住孤独的绝望与寂寞的反复，最后只能放弃寻路，放弃挣扎……看着那些结伴而行的蝴蝶，反倒会多出几分羡慕，甘愿与之伍……久而久之，终将迷失自我，褪去人身，化作蝴蝶……他们生前所有的记忆都将凝结在蝴蝶的翅膀上，那一张张人面，则是曾经作为人类的唯一证明……



“停下!”

草丛被踏开，荒无人烟的林间被两行深浅不一的脚印碾出一条小径。男人和女人慌不择路地奔走着。

“快停下!”

像是躲避着什么的追赶，他们踉跄而行，顾不得周围的异常。殷红的液体顺着男人的左臂流下，在指尖汇集，一滴一滴洒落……滴在草叶上，滚动成露珠。露珠被叶脉迅速吸收，在叶片上延展成深红色的脉络。汲取了养分的植物们，躁动不安，肆意地舒展开来，兴奋地摇摆着，绽出一簇簇卷曲而诡异的花朵。花朵如久未进食的贪婪的野兽一般，追逐着脚印，涌向森林深处。

大片的汗渍和血渍浸透了青灰色的牛仔外套，行囊早已不知散落在何处，脚印变得更加歪七扭八。男人和女人相互搀扶着，大口喘着粗气。就算已将体力消耗殆尽，但只有一个念头，唯一的一个念头，支撑着他们蹒跚在密林之中。

“不要过去……”

同样的声音再一次回荡在二人耳边。

女人神情恍惚，微微愣了一下，男人则越发焦躁不安，大声喊道：“别管它，快走!”

她紧咬着嘴唇，面色惨白得不见一丝血色，更加用力地抓住男人的手臂，拖着早已失去知觉的右腿，艰难前行。

远处，若隐若现的光斑穿透浓密的暮气，并不明朗地照射过来……他们都明白，出口近在咫尺，只要再坚持一下，也许他们就能逃出绝境。

“爸爸!”一个男孩的声音回荡在林间。女人一惊，停下



御狐之绊

了脚步，她循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回望而去。那是小悟的声音，不会错的，一个母亲无论如何也不会分辨不出自己孩子的声音。正在她想要转身的瞬间，却被男人用力地拉扯住：“别傻了，那根本不是小悟！”

男人强忍着手臂的疼痛，用力拽着女人向前：“前面就是出口了！”

眼泪随着女人的两颊不断地滴落，虽然努力想让自己有节奏地深深吸气来平复失控的情绪，可是依然忍不住哽咽抽泣。

“妈妈，救我……”男孩的声音再次传来。

女人痛苦地低下头，脑海中不断闪现着过往，自己最疼爱的孩子，他的一哭一笑，一吵一闹……

“不可能！我怎么可能办得到！”她本是犹豫不决的眼眸间突然闪过一丝坚定。

“小悟!!”她挣脱护住自己的男人的手臂，试图往回去……可是她的腿却完全使不上一丁点力气，歪歪斜斜地走了两三步之后，一下子摔坐在地上。眼前的来路上，红色的花簇此起彼伏，由远而近地盛开着，像一条燃烧的火蛇，扭动着向他们蔓延而来。

“妈妈!”

“妈妈!”

“妈妈!”

呼喊声此起彼伏，那些花苞一开一合，像是无数张嘴巴，不停地呼喊“妈妈”。

女人惊慌失措，呆呆地看着那竞相绽放的花朵：“这……这是什么?”



男人神色凝重，几乎用尽所有力气抓起女人的手臂，将她架在自己的肩膀上，奋力奔向光亮处。

那根本不可能是小悟……不管是自己，还是身边已经奄奄一息的妻子，又怎么会不知道那个挂念已久的儿子，此刻正在翘首以盼着他们回家呢？

这一次虽早就有不好的预感，但也不至于到有再也见不到儿子的觉悟。平日总是时时刻刻守在儿子身边，把儿子照顾得无微不至的妻子，在这外出的一年多时间里，又有多少次因思念而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如今两人身入险境，生死未卜，长久以来压抑了太多的情感，似乎全部都在此刻释放了出来……

作为南宫家的继承人，就注定了自己的与众不同，就像所有三流电视剧里的男主角一样，肩负着某种不得不完成的使命。不管是投身于枯燥的考古行业也好，还是低调地尽量不与任何人产生联系也好，都是因为如此……直到现在，已经数不清到底有多少人抱怨自己无趣乏味，毫无可取之处，但这却恰好是自己努力想要在他人心中留下的印象。

这一生如果只成为所有人生命中匆匆一瞥的过客就好，无论如何也不要将其他人牵扯进自己的命运。在不断地重复着诸如此类的话语中，男人度过了整整二十八年，直到那一天……

伴着午夜十二点的钟声，新的一年开始了。不知为何，已经许多年没看见过的焰火，突如其来地绽放在夜空中。在考古系做助教的这三年间，研究室几乎成为了生活起居之地，如果不是为了给学生上课，甚至都懒得走出研究室。正在男人犹豫



着是要沏一杯奶茶还是速溶咖啡来作为阅读下一本古籍的消遣时，却被窗外的响动惊扰了。

“焰火？”他撩开纱帘，略微有些惊讶。

这凝结着古人无数诗情画意的浪漫结晶，是他最为钦佩的发明之一。不过要是被别人知道，像自己这样迂腐无趣的人，竟然还会思考什么浪漫，岂不是可笑之极？

男人一边自嘲般地苦笑着，一边走出研究室，毫不理会一路上擦肩而过那些满脸喜悦的人们，只是自顾自地朝着一号教学楼楼顶的露台而去，那里是他认为观看焰火最佳的地方。不过，似乎被人抢先了一步……

一个女孩孤零零地站在露台中央，抬头仰望着天空，背对着，看不到表情……但她是悲是喜、是哭是笑，男人根本没有打算去揣测，也跟自己没有丝毫关系，只是这个观看烟火的绝佳位置被人抢先，多少还是有些令人惋惜。

“别走……”正当他打算调头离开时，女孩却开口说话了。

“她怎么会知道身后有人……”男人心里钻出一股寒意。

“南宫老师，你也是来看焰火的吗？”女孩转过头来，冲着男人调皮地微微一笑。



“南宫老师？”男人心里一怔，仔细看了看眼前这个女孩。齐眉的刘海，柔顺地垂在肩上的黑发，伶俐的双眼盯着自己转来转去，白色的羽绒服将娇小的身体裹得严严实实，呼吸之间吐出淡淡的白色雾气。

学生吗？男人试图将自己印象中的学生的脸一一过滤，可脑海里竟然一片空白……他都忍不住挖苦起自己来，上了三年的课，竟然连一个学生的脸都记不起来，这老师当得可真不称职……

“原来南宫老师也喜欢焰火？”

“……”男人一言不发。

既然地方被人先占了，本想着还不如尽早回研究室的他，但却被人莫名其妙的搭讪，多少显得有些不耐烦。

“听说早在唐代就已经有了焰火，这还真是一项相当浪漫的发明呢……南宫老师难道不觉得吗？”女孩微侧着头，冲着男人轻轻一笑。

我觉得！我当然觉得！男人心里一震，看着女孩清澈的笑容，竟有种二十八年来从未有过的砰然心动……

“这些东西都是老师收藏的吗？太厉害了！”

擅自跑到自己家中来的女孩，又擅自地对着家中那些自己都不怎么关心的前几代人搜集的藏品兴奋异常。她兴致勃勃地询问着每一件东西的由来，起初是爱答不理的应付几句，或者随口编造一些所谓的“由来”，但无论男人说什么，女孩竟是全神贯注地聆听着。

考古系的女生果然都是异类……男人这次是真的相信了这



句在学校里广为流传的话。

自此，女孩总是隔三岔五地跑到南官家，管家阿关每次都异常热心地准备好丰盛的晚餐之后，就“识趣”地玩起了失踪。就这样，两年时间转眼即逝，在阿关的煽动下，毕业典礼的当天，男人把阁楼上尘封已久的鱼骨戒指送给了女孩，女孩毫不犹豫地将它戴在了自己右手无名指上。

一年半之后，小悟呱呱坠地，给整个南官家增添了无尽的喜悦，看着他一天天长大，从只会支言片语到清晰地叫着爸爸妈妈，从走两步都会摔倒到自己一个人背上书包去学校……那是男人生命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他几乎都快忘记了自己是南官家的一员，忘记了自己的使命和与众不同。他甚至曾一度有过自己可以就这样像平凡人一样生活下去的错觉。

直到有一天，一封从远方寄来的书信，将如幻境般美好的一切揉得粉碎，男人再次被拉回到残酷的现实。

当晚，他将一直以来隐藏在心底最深处，南官家的所有秘密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妻子，然而妻子并没有大发雷霆地加以责备，却是更加坚定地不离不弃……

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星星点点的光斑已经逐渐变成一片亮得刺眼的光束，男人拉扯着女人，加快脚步地踏进光圈……男人的脸上不禁露出一丝笑容，更加用力地握着妻子的手。

一切噩梦终于结束了……

唰……清风夹杂着泥土的腥气抚过草甸，如波浪般此起彼伏；阳光温暖而明媚，蝴蝶飞舞在花间，前方一条蜿蜒的小路



通向不远处乡间的袅袅炊烟。他们瘫坐在地上，十指紧扣，相视而笑，享受着绝境重生的喜悦。

“呵呵……呵呵……”爽朗的笑声，沿着乡间小径传来。熟悉的身影越过地平线，逐渐清晰。

“那是？”男人望着远方，激动得身体开始略微发颤。

“是阿关！他来接我们了！”女人的眼眸闪动着，疲惫中透出兴奋。

“还有……”男人的表情凝结住了。

阿关的怀中，还有个不停伸手抓着天空中飞舞的蝴蝶的四五岁小孩，正是小悟。

“我们的小悟，已经是中学生了……”

他们好不容易才缓和的情绪，又瞬间变得无限沉痛，眼睛里失去了所有的颜色，原来费尽力气挣扎，最后不过是从一处绝境卷入了另一处绝境罢了。绝望，恐惧，将这对男女的意志磨灭到了极限，不安驱走了他们所有的冷静与思考，仅为摆脱困境，他们开始漫无目的朝向眼前的隧道尽头狂奔……

爬满青苔的枯朽青桐树，树枝扭曲地向四周伸展开，树巅上一名少女静默地注视着蝴蝶谷口的异动，风撩起她银色的发丝，轻拂她莹白的脸庞，一身冷白中透着淡绿色的轻纱襦裙，把她衬托得格外庄重俊美。少女面无表情，原本盘踞在树梢上的藤蔓，像是畏惧般地纷纷退去。

少女视线的正前方，是一处悬崖，悬崖上藤蔓盘结，杂草丛生，一个精心编制的绿色隧道，掩蔽了悬崖下的万丈深渊。深渊底部，一棵硕大的紫色食人猪笼草吞吐着蓝色的黏液，等



待着猎物裹腹，硕大的笼口一张一翕，吐出灰蓝色的雾气，雾气蒸腾而起，绕满了整条隧道。笼口处，一只长长的触角一直伸到了隧道的出口，触角的顶端，闪着忽明忽暗的幽幽白光。

“不要过去……不要被那些幻象蒙蔽……”少女注视着逃往隧道深处的两人，显得有些焦虑，眼看着两人就要碰到那闪着白光的触角，跌入深渊。

几枝妖绿的藤蔓悄悄地攀附上了她的裙摆，仿佛想要说服她停止行动。少女愠怒：“都给我闪开！”随着她衣袖的摆动，藤蔓瞬间化作绿色粉尘，纷纷散去。

少女再也按捺不住，她踮起脚尖，轻盈地跃起，朝着隧道方向急速飞去。在落向弥漫着雾气的隧道顶部之前，她右手捂住口鼻，随后沿着隧道疾奔而行。

食人猪笼草，是青鸾山典型的妖化植物之一。这不断地吐出的灰蓝色雾气，实际上是一种让人产生幻觉的迷药，若不幸身入其中，便会按照妖物的意志，最终成为其盘中美食。

少女移动至隧道尽头之时，腾空飞起，左手凌空一挥，衣袖带着半月形的光束像是一把利刃，瞬间切断了“触角”。

“嗷嗷嗷嗷……”伴随着一阵响彻空谷的凄惨哀嚎，庞大的紫色带囊中，喷射出一团团黏液弹幕，直击少女而去。她挥动衣袖，随着挥舞的轨迹，一道放着淡紫色荧光的光壁迅速展开，遮挡在少女面前。弹幕击打在光壁上，顿时烟消云散，少女的嘴角浮出一丝轻蔑地微笑。她轻盈地侧身，继而俯冲向带囊，在要撞击上带囊的一刹那，左手再次用力一挥，光剑劈向食人猪笼草，硕大的带囊瞬间断裂，倾塌，化作一滩腐朽糜烂的污浊，浸入土壤里。



深渊谷底，伤痕累累的男人和女人紧紧依偎在一起，少女轻落在了他们眼前。

“这里本不是你们人类应该来的地方……”少女严肃地说道。

女人无力地倒在男人怀中，几乎快要失去意识；男人的嘴唇微微蠕动，似乎在拼命想要向少女传达些什么，却已经发不出任何声音。

“若不是你们拿了本不该拿的东西，也不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少女继续说道。

男人勉强挤出一丝微笑，用尽力气从怀中摸出一个暗红色的木盒，男人看着少女，又用手指轻轻敲了敲木盒，似乎是在暗示少女接住这盒子，因为他已经连将木盒递到少女手中的力气也没有了。

少女俯下身，去接男人手中的木盒，男人却突然一把抓住了她纤细的手腕……顿时，从男人沾满血渍的手掌间，支离破碎的画面犹如电流一般涌入少女的身体，只让她觉得天旋地转，顷刻间，这股炽热就已遍布全身……

“原来如此……”少女用手指拭去不断从自己眼角滑落，但又不属于自己的泪水，那是来自眼前这个男人无尽悲伤的记忆，为了身边已不省人事的妻子，以及他们远在他处的儿子所流的泪水。

“这才是你不惜一切也要来到这里的真实原因吗？”

男人握住少女的手，慢慢松了开，吃力地点了点头。

“我可以帮你。”少女张开嘴，一颗青色的玻璃珠浮现于



御狐之绊

口中，并缓缓地飘出来。玻璃珠中一股青绿色幽光活跃地四处乱窜。

“我白小仙，愿与南宫先生定下契约……”

少女将玻璃珠放到男人的手中，男人握着这颗珠子，带着心满意足的笑容，闭上了眼睛……





第一章

狐仙少女

